



廖龍仁·尤之毅

其一

每當我去公家機構辦事，受到莫須有的窩囊氣時，我就告訴自己，有朝一日我若能做一名行政主管時，一定要盡力減少這種陋習的重現。加上受了環境的影響，我自幼就對醫藥衛生有著濃厚的興趣，雖然我過去攻讀藥學，但在轉學考試舉行時，報考公衛系成了我第一志願，也是唯一的志願，放榜時倖獲錄取，當時我正任職於有“國家藥廠”之美譽的景德製藥公司之研究發展部，待遇尚屬優厚，經過一段理智的抉擇，我毅然決定放棄原有職業而歸真返璞。

來此將近一年了，除了在課業方面我要鄭重地向主任及同學們致最大的謝意，感謝大家對我的指導與幫忙，使我對公共衛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並可藉着公共衛生的推展情形來評鑑一個國家民族的富強盛衰。事實上亦顯示出，我國目前尚待積極推動的公共衛生業務甚多，如公害防治、工業衛生、家庭計劃、婦幼衛生、衛生教育、學校衛生、傳染

病防治、醫院管理等不勝枚舉，然而受人力所限一直都難以達到預期的理想。欲達到此目標，必須積極提倡公共衛生，訓練公共衛生專業人才，以期配合國家建設，增進民族健康，加強國民福利，順應世界潮流。由此可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從事公共衛生工作，不僅在精神上能達到維護促進大眾健康的宿願，在物質上亦不致於如想像中的差。現在學習公共衛生就好比走在一條正在施工中灰塵瀰漫的大道，只要能堅定志向，不迷失自己，俗語說：「行行出狀元」，我想只要能盡力而為，必能達到成功的坦途，能真正地為社會、國家略盡棉薄，做點有意義的事，以開拓本系的前程，提高本院的聲譽！

其二

不記得那日期，也記不得那是個什麼樣的季節。我有了這個決定。



付出的跟得到的雖然有些時候會有出入，但永遠成正比。

那段日子的激撞、奔波、夜讀……名字終於烙在公衛系的名冊上。

不可否認，學習生涯已經告一段落，又有一份衆人以爲不錯的職業；對新的抉擇，得付上很大的決心和定力。我清楚自己的心志；這生，要的是一份屬於自己的事業，而不是份人人稱羨的職業。選了公衛系，在台灣衛生制度尚未臻於完整之時，這條路的坎坷可想而知，拓荒者的心路歷程也可預料，但我確信，這是我要的。偶爾我會調侃自己，這個拓荒者，說不定就可以成爲公衛界的泰斗。別怪我口氣大，在一個合理化、理想化的機構裡可以讓人覺得自己是超人。

叔本華說：「生命就如同海中船隻，如果不負重，它將搖擺不定，如果負重，它將依直而行」。一年前，我離開了母校的工作單位，當初留在那裡，也是幾位師長的提携、愛護。我原學的是藥學，順利的取得了藥劑師執照，再加上一份輕鬆、而不需負太大責任的工作，對一個女孩而言，是該安份下來。但在那環境裏，除了生活層面的狹窄外，工作無法給人成就感，唯一感覺到，自己在透支，一味的透支。有時恨不得找個同階層的敵手做番競爭，但如果妳發現你竟找不到一個可以競爭的敵手時，那份感受，不是勝利，而像是落入了無底的深淵，永無休止——。

三所醫學院聯招，我決定走了出來，雖然有些師長不太諒解；自己真正學到的和日後的表現，將是對他們最好的交待和回報。對他們，我的愛戴，尊敬不逾。

來這裡整整一年了，在很多場合裏，有人問到我的感觸，我很難具體的講些什麼，幾乎每次我的回答是：嗯！很棒！很不錯！我了解沒多少人可以真正體會到我的感觸，甚而會以爲那是虛應故事！是客套。我一直以爲自己接受了這麼久的教育，經歷了這麼多的世態，海綿吸水式的時代已遠颺；但在這一年裏，自己竟是這種典型的型態，常常，我對自己很訝異。在這，我們得正視“教育”它給人的，在表現型上是學理，它的基因却是一愛。在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裏，造就出的，也是個端正的英才。

在這個學校，在這個不太惹眼的系裏，只要用心，會發現，所學的不但不比別人少，還可以享受到那份滿盈的愛。這對我們這批外來的插班生，尤其感受得深刻、強烈。有時，我們幾個插班生聚在一塊，滿心要講的，所能談的，就是歌頌，感謝。歌頌我們可以有這麼美好的學習環境，感謝我們的系主任、我們的師母、我們的林小姐、我們的同學……給我們的關心和愛護。

尼采說：「人的偉大處是一座橋樑，不是一個目的；達到一個目的後，馬上將它成爲追尋另一個目的底橋樑起點。」祈禱著，我們可以搭建無數座橋樑，而每座都是堅固而筆直的。

